

西臺集

閩錫山書齋



(二)

西臺集卷六

宋畢仲游撰

試策

召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于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于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

著于篇以備采擇

臣聞不循于理不合于變不適于用而使之言則行道之人皆自以爲鼂董先
循于理次合于變卒適于用而使之言則雖鼂董有所不能盡故論無美惡惟
變之合言無得失惟用之適言至于用而止矣自嘉祐以來天下之士常患乎
科舉之累而尤以詩賦爲無用故廢去偶儷破碎之辭而進以通經義理之學
庶幾乎有用而十數年之間綴文之士號爲通經者偶儷破碎反甚于詩賦至
合天下爲一體如適莽蒼之野而觀蓬蒿之多第見同色耳孰能形小大美惡
于其間哉詩賦則曼詞以自售經義則典論而求通取士之法雖分而科舉之
累如一無他故也上之人道之不善爾今朝廷復修三館之制使公卿大臣薦
延天下之士因試以言旣不取詩賦之曼詞又不爲經義之曲論而策之以仁
祖神考齊魯文宣之治者似欲聞有用之言則承學者詎敢以無用爲說雖策
之者未必眞取其有用要之非昔時之詩賦今日之經義則自當不爲無用之

說爾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豈不知舉賢而上功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豈無尊親之道使魯不舉賢而上功齊無尊親之道則齊魯豈可以爲國蓋尊尊而親親近乎周之弱而道無弱也舉賢而上功近乎秦之強而道無強也魯久而偏于弱齊久而偏于強後世從其偏而失之如齊魯之後知其偏之所在以齊之所偏者治魯以魯之所偏者治齊各舉其偏者救之則魯不至于衰齊不至于奪非謂尊尊親親舉賢上功爲召衰奪之端也昔仁宗皇帝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爲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所以存天下之公議而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術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已而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及御史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治平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之隆而私門奸利則破膽而不敢爲至于神宗皇帝承久安之運因累聖之業欲興利除害富

國強兵而服四夷凡可以興利除害富國強兵服四夷之事者無不舉凡人可以行其富貴者用之無不至且孝宗廟仁九族隆儒重道常有以自勵也老臣舊德諫說雖切而不忘尊獎嚴憚之心終爲天下之用則仁宗之道本無心于使之媮神考之世未嘗欲其刻也然師仁祖則有媮之防法神考則有刻之慮者以風俗出于觀望之致爾故有言某事之利民者上不知其利而使視之視之者必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利也則言其利不言其害上不知其害而行之故朝廷以爲利者天下以爲害有言某事之害民者上不知其害而使視之視之者必又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害也則言其害不言其利上不知其利而去之故朝廷以爲害者天下以爲利推本而言豈朝廷之所望于下哉且天下之士固有贊青苗譽免役歌市易頌鹽法至于今日閭閻之內道路之間皆以爲青苗爲可除免役爲可罷市易爲可改鹽法爲可廢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更者是豈真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

善而欲奉行之人也則朝廷明日欲復新法彼又將言青苗可舉免役可行市
易可置鹽法可作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由觀望之心成觀望之俗
故師仁祖則事或至于燠法神考則慮或入于刻蓋皆不在燠刻之間而觀聖
使之然也今如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之所共知者尊用而亦取夫背
公向私專事觀望衆人所共知者退免使天下曉然知觀望之無所用也則師
仁祖而不至于燠法神考而不流于刻而忠厚勵精孝文孝宣之治可以兼舉
矣昔秦人之爲俗也賤仁義尙詐力尊法令禁儒學勇者威怯壯者凌弱天下
耗亂而孝文之時去秦未遠元元之民出于塗炭故鎮之以厚養之以寬吳王
不朝則因賜几杖張武受賂發覺而賞以金錢嗇夫喋喋利口則以釋之諫而
不用其寬至矣而終無怠廢不舉者以秦在其前也及孝昭之時霍光爲政雖
承師旅衰耗之後與民休息而不學無術因權用勢居以不遜之道在廷之臣
有忤意而誅者便辟而生者是以孝宣于閭里知民事之艱難光薨之後五日

一聽政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攷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所以然其勤至矣而無督察過甚之失者以乘霍光之後也然則赦吳王賞張武棄嗇夫似寬矣而孝文之事本不至于弛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攷其名實似勤矣而孝宣之事本不至于察則文無怠廢之風宣無督察之失者亦良有道今國家上不承嬴政之苛下無霍光之弊則周公之所治魯太公之所治齊與夫仁祖之忠厚神考之勵精惟其所擇而當其行事則去觀望之俗而已矣夫前古之君有難與爲治者以任用親黨女謁公行遊宴弋獵不恤國事賦歛無藝使民困窮深嚴自居下情隔塞有一于此則難與爲治矣蓋親黨女謁遊獵賦歛隔塞者人君之私也小人探君之私而道之于邪旣以得趨于私邪則公卿大臣雖欲開正言陳正道如陳夢中之語告天外之事泊然不以經意雖欲爲治從何而入哉所以離也而國家自祖宗以來宗室戚里未嘗用事而賜予有節則無親黨之嫌主上明聖未親后妃之議則無女謁之患苑囿鷹

大未有所幸則無遊獵之虞罷貢獻蠲逋欠則無賦歛之弊聽政之始卽詔天下實封言事惟恐下情之不通則無隔塞之憂凡前古之難者顧皆易矣而所難者則在于觀望之俗未衰爾蓋爲治而觀望則流入于邪苟無觀望則齊魯文宣仁祖神考之治惟所行之皆可以成功苟有觀望則不失于媮必失于刻萬事之是非何可備言謹對

策問

治法

自三代之亡嬴秦變古天下號爲難治欲興禮樂則自嫌以爲迂闊而無其實欲宣教化則自疑以爲執滯而無其道欲厚風俗則自以爲誕能言而不能行自漢以來守文之君當途之臣其相與施政以成一代之興不過簿書獄訟兵食而已則天下之政治何足道哉蓋簿書者古有之矣而禮樂爲之先訟獄者古有之矣而教化爲之實兵食者古有之矣而風俗爲之本經天下紹千歲之

統垂萬世之法其丁寧訓告所以興舉建立者未嘗不以三代爲言如秦漢者不道也則禮樂固將興教化固將行風俗固將厚然興之必有興之之人行之必有行之之實厚之必有厚之之輔簿書獄訟兵食者可捐之有司而不問也諸君試言其禮樂之所以興教化之所以行風俗之所以厚若夫簿書獄訟兵食則有司存

文體

一原註一熙甯中兗州類試中選者解頭晁補之晁端禮晁端智晁損之李昭班李格非李罕

高堯舜三代之文吾夫子之所論次者雖異乎諸子之書而諸子之書猶有三代之遺風蓋自離騷作三代之文始變矣迄今千數百年之間綴文之士當途之人以文章爲己任者甚衆而三代之文卒不復者嗚呼何古之易變而難復也昔司馬遷著書自以繼夫子之緒業而今觀遷書殆非夫子之繼班固著書嘗詆遷之病及固書成益非遷書之比范蔚宗著書嘗議固之罪及蔚宗書成又非固之偶其後文詞麗而古風遠雖有好學特起之士欲度越前人擬方三

代及其卒也豈特三代之不可擬而數世相承漸非前人之作豈人之性資有
今古之異歟將世態澆訛處心積慮既不及于古則發爲文章亦浮僞淺雜不
足道歟抑時異事變物物相反雖如文章亦必不可以復古歟或未之思也今
試問諸君古風易變而難復者何謂司馬班范如兄弟之遊而文力大小若父
子尊卑之遠遠者何說其好學特起之士窮神極思研精畢力欲上擬三代而
世數相承漸不可及前人者何故今天子新法度明禮樂釐正官名祖尙經術
一皆倣于三代欲其乘時而革天下之文風復之于古則訓詞詔令何爲而得
典誥之體詩歌賦頌何道而合風雅之正史官述作何從而繼春秋之法經術
講解何治而紹六藝之文使吾天子之事業既得三代之實又有三代之文異
時觀之遂無不及前人之歎則聖朝之治美矣大矣子大夫從事于文有日今
而不復于古則古不可復矣其思之重之精之以告有司毋忽

史學

固文者載道之器而史者載文之職蓋古之文也正今之文也浮自三代而下
司馬遷父子采周秦漢楚之遺書作爲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則後世遂不能加
焉然遷亦終身然後成名世之爲史者其忠實材識固不預史官之職祗爲貴
人待次遷徙之地故雖有聖君賢臣規模法則流風善政不能慨然發明以動
人之耳目而遺于萬世之下則有識之士嘗廢書而歎息者也今天子勵精在
上取士之政撥去聲病無益之書而進通經朴文之士則文章之風幾欲復古
矣而于史猶未暇焉如欲述三代之遺意用司馬遷之品法設立史學而求材
識忠實有文之士以授其職且不爲貴人待次遷徙之地則官名之未正人材
之難久若何而可三代之遺意馬遷之良法若何而是諸君宜觀未行之理博
取已有之說以著于篇亦今之務也

論

天下有常勝之道論

人生而有是非不知是非之正道心欲是而常蒙其非人生而有利害不知利害之正則心欲利而常蒙其害事與情反迹與願違終身由之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舜大聖人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禹大聖人也卑宮室惡衣服聞善言則拜下至成湯文武周公仲尼之聖所以有天下名後世者亦得其正而已爾故列禦寇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弱常不勝之道曰強夫強所以爲勝也而反不勝弱所以爲不勝也而反勝則天下能勝人者寡矣蓋試嘗論之君臣之相際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成朋友之相信凡所以交于事而委曲纖悉者皆有理在焉而昧者以氣使之氣發於外故似強理潛于密故似弱矜顏色盛容貌厲言語而疾瞻顧曰天下莫吾若者是氣也而無主于利害無主于是非故似強而反弱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而歉然常以下人者是理也而利害由此而決是非由此而正故似弱而反強強者常勝弱者常不勝故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

天下莫與汝爭功不矜不伐者弱也而天下莫與汝爭者強也莊周亦曰同乎己則爲是異乎己則爲非者其意欲出乎人也夫以出乎人爲心者何嘗出乎人哉則強弱之辨可見矣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則氣之爲害不特小人蓋君子亦有之氣勝理則名強而實弱理勝氣則名弱而實強以氣揜理則純不勝以理揜氣則純勝其道然也或曰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子以氣爲弱而不勝可乎曰所謂浩然之氣者配道與義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而矜顏色盛容貌厲言語疾瞻顧而謂天下莫我若者私氣也離道與義而惟以勝人爲心亦安得而不弱哉

禮禁論

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具者非若簠簋俎豆尊勺鼎鼐可陳于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

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拊循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貧富貴賤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故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子不學諸侯之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不知治具之有小大以簿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終不能大治昔孝文之時賈誼謂大臣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爲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而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效緩而遠治小者其效速而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效以語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爲迂闊而見簿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爲治天下如是而足雖有唐太宗之賢與房魏論周禮語未卒而有畫虎之疑又況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爾今國家傳序相習百有餘年方內無事幾于至平

殆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立反甚于漢唐田宅奴婢車馬服用恣民之所自爲而莫有限樂漢唐之小具不思三代之大治豈非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難于驚動耶是亦未知講爾昔楚王患其國之庫車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里人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庫車蓋國家立事好爲法令而以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而罰深賞重無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今如倣庫車之意定爲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等級在上者躬行以化之簡其法令平其賞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仕宦庶人則重租賦以困辱之久以歲月無求近效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立于今日度越漢唐而頌聲興然則禁勿使仕宦重租賦以困辱而終不爲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柵耳何患乎驚動歟

序

褒賢集序

卽君子之名而議之善足成名可也而名之所以成蓋有大乎其名者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皆志乎道而進乎技使二人者惟鼓刀椎鑿之知則豈足成後世之名乎自嘉祐以來天下稱故常山宋公善爲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有長者之行士大夫怪公得名之多而不知公之所以成名者猶大乎其名也公在仁宗英宗之朝天下多以論事詆大臣進者而公惟樂善好學居官治民而已與人交雖更數十年有初見之敬其從諸老先生之游歉然自下如恐傷之而荊公當軸天下士大夫往往專頌行事譽下風而公乃慷慨議論引大體明是非至可進而退以自見雖古節士無以加諸蓋知剛柔語默而深于道豈特善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稱長者而已乎其後介甫引疾天子始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繼以爲太史數召見訪問且大用之而公已病矣及其亡也神宗皇帝臨朝歎息公卿大夫皆失聲相弔而交游故人或哭之慟而自絕則公所成名有大乎名者可見于此昔晉郗超之喪貴賤爲誅者四十人當世以爲

寵而公之喪贈官詔葬皆不用常典中外之士不敢私誅而見于官輓者六十
有三人故公之子慶會既除喪乃集錄贈告豐碑銘誌行狀祭文合于哀輓得
一百九十五篇摘告申之文命曰褒賢而屬仲游爲序仲游欲爲序未成會今
天子卽位熙寧之舊人以次登用皆至公卿而懷私阻威峭深安忍之吏亦稍
稍引去欲得如公者以寄紀綱厚風俗陪輔天子之治而公亡已八年矣每一
思之舐筆且下而流涕中止者數四使亡而可作則天下所賴公者豈其微乎
乃略載公出處大致述所以成名者詔其子孫使無墜褒賢之業元祐元年八
月晦日朝奉郎新行軍器監丞騎都尉代郡畢某序

記

慶州平溝接城記

慶陽之在西州初非名城也寶元康定之間元昊寇邊朝廷歲用兵始作陝西
道建置四帥其一開府于慶之陽守以貴臣繕修增飾始爲名城元豐辛酉仲